

名家谈艺

笔墨·人生



MingJiaTanYi

李世南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李世南 著

名家谈艺

笔墨·人生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谈艺——笔墨·人生/李世南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 - 7 - 216 - 05760 - 8

I. 名…

II. 李…

III. 中国画—艺术评论—中国

IV. 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3870 号

名家谈艺

——笔墨·人生

李世南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文字六 0 三厂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73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

印张:13

字数:196 千字

插页:3

版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- 5 000

定价:32.00 元
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5760 - 8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目录

名家谈艺——笔墨·人生

随想录 / 1

谈画录 / 79

《开采光明的人》/ 80

《老妪》《地狱之门》/ 83

《石鲁广元落难图》/ 85

《剥蚀的灵魂》《爱的炼狱》/ 87

《舞祭》/ 89

《魂兮归来》/ 89

《灯系列》/ 90

《白屋系列》/ 92

《孤独行图卷》《走天涯》/ 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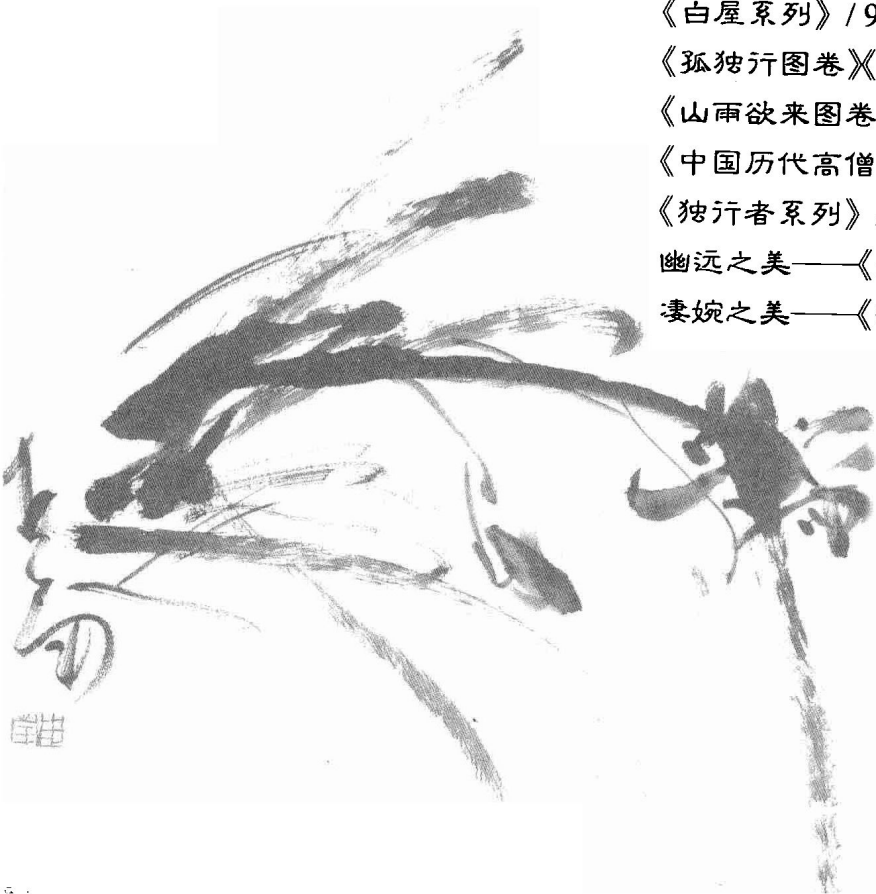
《山雨欲来图卷》/ 96

《中国历代高僧》/ 98

《独行者系列》/ 100

幽远之美——《若耶遗踪系列》/ 102

凄婉之美——《沈园遗梦系列》/ 105



访谈录 / 109

《艺术界》访谈 / 110

《中国书道》访谈 / 118

张啸东访谈 / 120

与李毅峰谈艺 / 136

许宏泉访谈 / 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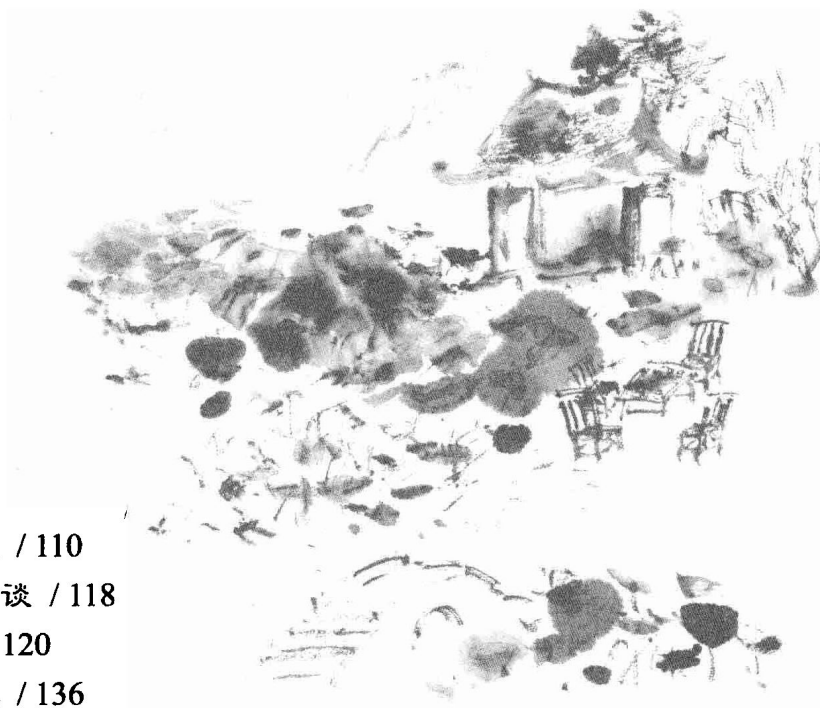
古镇夜话 / 149

与王鉴为谈艺 / 156

傅京生访谈 / 168

谈国画中的“笔墨表现主义” / 189

绍兴访谈 / 191



随 想 录



贾平凹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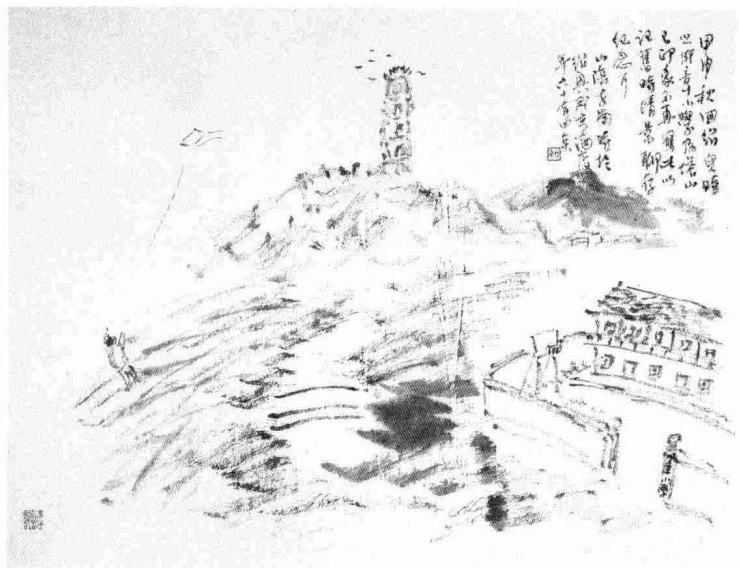
秀丽的江南水色给了李世南文静的仪态和内涵的气质，但长期的西北生活、黄土高原的风貌又给了他内在之中的旷达、古朴的实核。水土之异，性格之差，是多么矛盾啊，他却在自己身上，在自己

我不相信谁能说清楚自己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我不相信谁能说清楚自己的画，那突如其来的感觉，那莫名其妙的一瞬间，是有意识、无意识、潜意识，还是什么？

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两个我，一个真我，一个假我，假我常常掩盖着真我，画人无数，又有几人画出了真正的我？

人都是多面体的，尤其是艺术家。像我这样出身于旧家庭，个性受过严格禁锢的人，尤其如此。封建的传统教育使我自己某些部分遮蔽得很深，而自身对于这种禁锢的反叛也因此格外强烈。这种挣扎深藏于我的外表之下，却在作品里充分表露。所以，这种挣扎也愈见其悲苦。

月光下，我的影子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，跌跌撞撞。我有点头晕起来。我总觉得两边的楼房在我头顶上漂浮。我孑然一身地游荡在这个影子的世界里，顾影自怜——



儿时印象

影子是我的一部分，
我是影子的影子。
影子的我是我，
我幻化成影子。
我不清楚影子是我，
抑或我是影子。

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也许我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。混浊的空气，熙攘的人流，会使我感到烦闷、嘈杂。真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，让我静静地躺下，闻得泥土的清香和气息，听一片蛙声，闻几处虫鸣……我渴望宁静，却又被宁静所累，这恍惚反复的思绪，也许会伴着我全部所在。

我漫步在夕阳的田埂上，远处的村庄漂浮在轻纱似的薄雾中，那缕缕炊烟里，蕴藏着多少温暖和爱呵，甜甜的温馨在我的心里荡漾着，我真想走进这幅“画”里，去叩响每一个家门……

读着泰戈尔的诗——“在梦境朦胧的小路上，我去寻找我前生的爱”，我仿佛看见天幕上有一只大大的眼睛在看着我，一叶小舟载着我在无尽的荒芜里驶向生命的彼岸，去寻找我前世的失落……

天色倏忽暗下来，两声炸雷之后，雨泼也似倾将下来。我木然地坐在床上，痴痴望着外面的白雨。雨仿佛从头到脚把我浇透，尽情地冲刷着我的灵魂。我轻蔑起自己的病残之躯，若是灵魂儿也残了，要这臭皮囊又有何用！阵雨过后，我不禁兀自笑起来，便觉得自己清爽起来。

我喜欢画深秋的荷塘，那歪斜的枯杆，浓缩着零落的痛楚，唤起我无尽的遐想，那一个个孤傲的精灵，在静谧的泥土深处，默默地承受着，等待春天的来临……

画中，几十年里，硬是一步步和谐地统一起来，秀中有骨，雄中有韵，走着一条他自己的路。

他深深知道自己的长处，更深深知道自己的短处。他有过欢乐，有过得意，但那是多么暂



短,而长期的,永久的艺术追求的不满足在苦恼着他,他不敢耽误一天的时间,不敢浪费一丝精力,将生命交付给了艺术事业。他告诫自己:不要停止学习,不要停止实践,不要固定一种表现手法,每作一画,力图不要重复前人,不要重复



与作家贾平凹

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里祖宗的牌位,当我置身在灯火摇曳的昏暗里,我仿佛看到一个个灵魂在晃动沉吟,多少年过去了,那孩提时的记忆好像一直在牵引着我,去和先人的灵魂一起跳荡……

是谁在默默地呼唤着我久远的感觉,是谁在说永远、永远……我不清楚开始作画时纸上出现的会是什么形象,每处落笔,每一次的冲击,每一团焦灼的墨,都蕴含着整个生命的骚动,那是情感的爆发和宣泄……

我从来不能平静地作画,我的心承受不了感情的负荷,狂跳、颤抖;我抓起碟子、匙子,将色、墨泼向纸面,情绪在自由地驰骋,这是生命本质的召唤,只有这样,我才觉得痛快……

我每有压力便顿奋起。病后第一次作大画,眼前忽然满天乌云翻滚,狂风恶浪排天而来,身披蓑衣的船夫驾着一叶小舟逆浪奋进……那是我,一个不甘向厄运低头的灵魂。我急捉笔泼墨,虽左臂无力支撑,也不顾一切,满腔悲愤化为纸上涛涛墨痕,最后更端起大碗胶水向乌云泼去,墨晕炸开,迸溅



鉴湖采菱图

出惊心动魄的气势……残阳映照到这幅《独行者》上，我舒展虚弱的身躯，拍案欢呼：“好不快哉，天不绝我！”

两只虎皮鹦鹉飞走了一只，剩下的一只不断地试图把门叼起，在笼子里发疯似地东跳西撞，把笼子里的一切搞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呆瞪着我。

我也在“大笼”里，不过我是由于行动不便，而它却是那么健康而有生气。我们都在笼子里，我看着它，它瞪着我；它是我的囚徒，我是囚徒加狱卒。这世界就是这样。

那是什么？是墙上的斑痕？为什么我分明看见无数剥蚀的灵魂，那么遥远，又那么清楚，向我慢慢走来——我听见沉重的脚步声，仿佛是历史的回音……

清晨躺在床上遐想……我觉得我的思想最清晰、最活跃的时间是在清晨，许多事、许多构思、许多腹稿，都在清晨四五点钟忽然涌来；涌来的是那些挥之不去的生死死死。我以为，没有“死”过一次的人，是没有资格奢谈死的涵义的。

今人，不要重复自己，要有新的形式，新的表现手法，更要有新的现时代的审美要求和思想感情，从而去创造出真正的具有民族风格、个人风格、时代风格的现代中国画。



长安城西郊，有一荒野村落，曰马军寨，古屯兵军训之地也。画家李世南四十二岁至四十五岁蛰伏于此。这两年半里，是画家生活最困难之时，是画家读人世大书之时，是画家变法之时。有人说：“铁锤可以砸碎玻璃，也能锻造利

晨光里我依稀看见一个纸人，如我在贵州岜沙寨子里见到的那种长长的剪成的纸人，幽灵般在风中忽上忽下地飘舞、旋转，一会扭曲成一堆，一会挤压成一片，最后支离破碎。这只是幻影，不是绘画。绘画不能活动，不能描述，也不能图解。要成为作品，还要提炼、凝固。

那年大雪夜，廊外的紫藤架压塌了。我独自翻阅着《八大山人画集》，其中有一幅雪景深深吸引了我：残山剩水间有两个馒头似的白屋，一棵古古怪怪的枯树，像长了两支胳膊，痉挛地伸向苍穹，树梢那分叉的枯枝分明是伸开的指掌，似乎拼命想抓住什么。我紧紧盯住它们，心里一动，突然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，立即用极淡极枯的墨线，勾画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：那树是白的，地是白的，屋是白的，静谧中隐含着默默的挣扎。我写下了自己的感觉：

我要走出白屋，
空荡荡的白屋里，
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。
我要走出白屋，
白茫茫的天地间，
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。
我要走出白屋，
白屋里留下一具我的躯壳，
还有——一棵光秃秃的树。
我要走出白屋，
空荡荡的白屋里，
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。

我就这样完成了《白屋系列》六幅。半个月后，我的母亲在春寒料峭中撒手而去。

对中国画传统深入研究的人，往往简单地认为中国画与其他画种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材料与工具，他们不了解对水墨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一种人格精神，一种文化品格，失去这种精神的水墨画，只是徒有其表的躯壳。石鲁曾经指出，



马军寨记事册之一

丢掉以书法为基础，中国画将后继无人。不能将这句话狭隘地理解为书画同源。因为书法（笔法）是文人品格、人格精神的一种载体，是物我合一的体现，这才是石鲁所以强调中国画的基础是书法的要点所在。这不禁使我想起一次讨论会上，就为中国画的画家是否一定要写好字而争论不休，甚至一位擅于制作效果的先生据理以为石鲁的书法也不怎么样。那是根本不懂得中国画笔墨内涵的外行话。

记不清是谁说过，中国画是一门哲学，水墨是一种道。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画，在中国画发展的今天，才知道自己该守住什么。

余每落笔，如执长枪，跃马沙场，目空一切，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，好不壮哉！

余每收笔，如百步穿杨，干净利索，恰到好处，令人拍案叫绝，好不快哉！

读王蒙散文《谁了解毕加索》，惊异其观点与我如此相合。文中写道：“那些所谓非常有风格即一眼能看出风格的作家艺

剑。画家正是此期，清风硬骨，不随流俗走，誓与古人争，认识了丑，更懂得了善，遂看懂金木水火土五行世界，遂得人、道、艺三者变通。今世人盛赞世南画，却不知世南画之根，马军寨可算其一根也。我与世南相识数年，兄今南去，惜

惜别情，观《马军寨记事》，笔笔深情，色色动容，追忆往事，惘惘不已。噫，世南去，空余马军寨也，发感慨而为跋。长安学子贾平凹记于乙丑岁正月二十日。

又题：哈哈大笑南国去，天下谁人不识君，但愿长风破浪时，直挂云帆济沧



马军寨记事册之一

术家，如果不能突破自己的风格而被风格所囿；如果其风格本身就相当狭窄，创作量越丰就越被人一览无遗，越暴露自己的艰窘贫乏。”对别人的不理解 and 曲解，毕加索说：“每逢我有一种意思要表达时，我总是用那种我认为应当用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。不同的主题毫无例外地要求不同的方法。”“我从未做过实验。”

有一次我请教贺友直老师，我画画总是很难固定一种画法，有时上午与下午的画法都不一样，这不知是否性格的原因？以致有这样一种看法，认为我太多变，不像有的画家一辈子风格很明显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当然，在某一个阶段有必要相对的保持稳定，但我始终认为，不同的感受怎么能反来复去用一种画法？对我来说，实在匪夷所思。

贺老师用手在桌子上一拍：“噢？！多变就是依风格嘛。有的人不变，是因为他变不了。”

每次与贺老师谈天，总有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之慨。他的睿智与幽默，常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时候人们小看连环画，其实小人书里照样出大家。从先师石鲁和贺老师的

身上,我看到一个卓越的画家所应具备的思想深度。

……到今天为止,回忆录修改了三遍。我不喜欢在稿子上涂涂改改,勾来勾去,所以每改一次便重抄一遍。这是自小家教养成讲究整洁的习惯。朋友们常说很少见到像我那般始终整整齐齐、一尘不染的画室。记得早年,一位报社的编辑看到我穿着一件白衬衫在机器旁干活,曾大为惊异。过去我们的实习老师教我们要文明生产,不要以为一身油污就一定干得好。由此,我现在每当见到披头散发、气宇轩昂的“艺术家”,就不免要打一个问号。

爬格子毕竟比画画要累,而且枯燥,所以作家累死的多,画家长寿的多。我每次修改稿子都发誓是最后一遍,但当我读到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写小说的严谨程度,修改少则一二十遍,多则四百遍,甚至变换多种手法来写的时候,我又振作起了精神。

又想起契诃夫的一句话:“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。”这是做文章的诀窍,同样这也是做人、作画的道理。

坐在椅子上兀自出神,恍惚间觉得自己正踟躇于幽暗漫长的甬道里。我依稀看见远处有一小点亮光,我朝着它走去。穿过一重又一重门,但那亮光始终离我那么远,远不可及。十年前,我画《灯系列》时,也有过相同的幻觉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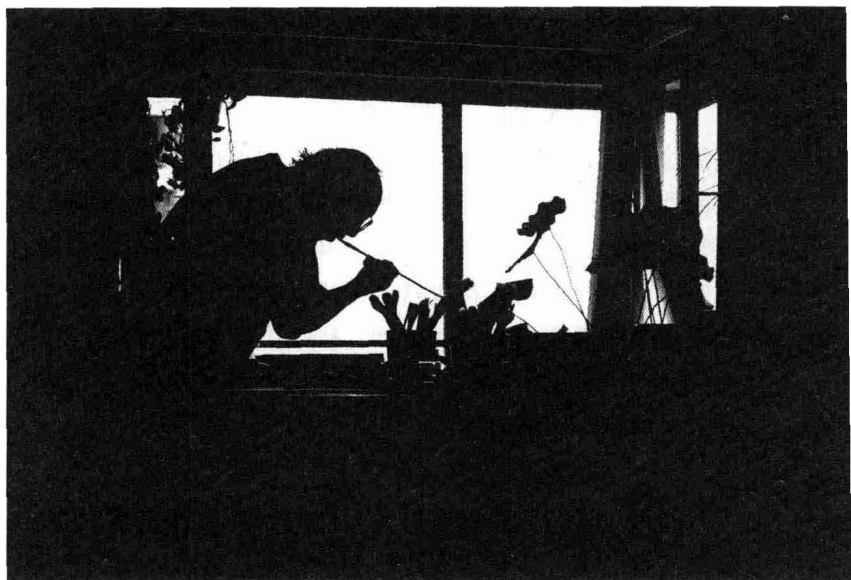
我看见灯在移动,
那幽幽的光,
幽幽的影子,
从雾中升起,
好像一缕缕的烟。
我看见灯在移动,
那幽幽的光,
幽幽的影子,
移过墙角,
我听见一声低低的叹息。

海,望大兄远去天涯,
心中自有马军寨。
时后晌,金辉普照也。

吾居西安闹街,
正读书清心,建华兄来晤,
展世南之长卷画,嘱题数句。
世南与吾深交,客湖北后绝少见面,
读其画,其风再变,更多大家



气象，遂感叹曰：世南出潼关，留我多孤独，一别三余载，忽见《独行图》，满纸泼黑墨，形容丑如囚，当今繁华世，人皆营利逐，静虚寒窗坐，李兄唯行素，面壁身桎梏，心旷天马游，自强复自强，独行行之久。感叹良久，两人相对无言，建华



仰山堂留影

或许正是这场病痛才会有这样的体验。在创作这组《土围子系列》的过程中，主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个人的命运和遭遇在创作中升华、深化，这是艺术创作中的规律，是对未知的探求与创造。创造摒弃重复，它在过程中去获得意外的惊喜。

晨起，风雨声声依旧，独坐窗下，心中忽有所动，遂铺纸作《山雨欲来图卷》，长三米六，人物一十八，至午即成，如释重负。

余每即兴作手卷，均一气呵成，痛快淋漓。布局之开合顺节奏而因其势，笔墨之幻化极情绪而尽其变，直抒胸臆，一吐为快。故思如疾风骤雨，忽如行云流水，忽勾，忽泼，忽戳，忽扫，忽焦如铁，忽淡若云……噫嘻，千变万化，贵乎天成。

手卷系把玩之物，无论文雅蕴藉，飘逸癫狂，切忌刻板、粗陋、鄙俗、造作，有诸病，皆不足观也。

我惯于将泼、勾、皴、擦等泼墨、积墨的技法在笔头变幻莫

测的运动中一次完成,这种运动又糅进了我当下的感受与心怀,所以不仅令人欣赏到笔墨中包含的美,而且受到情绪的感染,这正是我作画的法门。

外面在刮着台风,下着暴雨。从内地来的人实在很难想像台风的威力,这种把天地瞬息之间搅得一塌糊涂,几乎能摧毁一切、荡涤一切的疯狂,在这种时候,我每每觉得人如蝼蚁般可怜,甚至还不如蝼蚁。命运也如台风,人是往往被命运追逼着的,因为命运的不可测,人们才显得那么恐慌,那么无奈,那么疲于奔命。

我无法控制自己,画了一群被莫名的惊怖追逼着的人,这次不用泼墨而用混乱、疾速、短促、枯索、断续的线条来表现紧张的情绪,人物的重叠关系靠线条的交错造成一幅恍惚的虚幻图像,因为命运是虚幻的,难以捉摸的、不可预测的,因而人总是在莫名的紧张之中。

我好像自己就在这纸上奔突,怎么也逃不出去。

昨夜依旧狂风骤雨,晨起胸中画兴勃发,欲写《风雨抚琴图》,然每捉笔而不能自制,至废画屡屡,烦躁莫名。初参以宾虹笔法,总勉强,后全凭感觉,仅取其干笔法而以己意出之,乃成。故吸收他人之长,须建立在强化自己个性特征之基础上,于不断完善中不断强化,于不断强化中不断完善。封闭、排他只能导致自我萎缩;开放、吸纳又必须以自我为中心,此两者为辩证之关系。余今写《风雨抚琴图》,风雨即琴音,琴音即风雨,人亦如风之飞动,满纸风风雨雨,一派狼藉,非怪,但求音韵耳。

在我的眼里,没有静止的物体,无论一只杯子,一只碗,一把椅子,宇宙中的一切万物都有生命,是活动着的。不仅如此,还各有各的个性特征,无不如人之有个性,有表情。我觉得我分分秒秒都生活在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里,我的目光所及,心灵所到之处,无不感到新鲜活泼,情趣盎然。这些不同

云,就写这般话吧,
遂书之。时丁卯岁
仲夏六月十九日夜静
虚村学子贾平凹识。

世南作《醉仙图》可曰人醉方能为仙,亦可曰人事忙忙为醉。若人醉为仙,世南在世俗,依旧作人,作人艰难,故从南国到北国,从北国



复到南国。若人事忙忙为醉，世南独醒，故世南不适应赴北，北不自在赴南。世南是大俗大雅，所以为俗世不容，为艺坛难合也。

呜呼，天降俊才，必哀其艰辛，有其艰辛，而成就俊才哉！癸酉岁初夏，在李洪兄处见到世南



青藤逸风系列之一

中沉淀而外晕，效果奇佳，非颜料可比，大喜。余拊掌曰：人莫知吾此色为何物，若仿，只需嗅有无药味即可辨真伪也。言罢，掷笔大笑。

我信奉“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”。不断重复自己的艺术，只是一具行将就木的躯壳。因此，我视昨天的成绩为明日黄花，不喜欢再去津津乐道。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每一天都应该成为自己新的起点。正因为这种思想，我才不断地探索新的艺术语言，哪怕它不完美，但有生命的涌动与燃烧。也正是因为这种想法，我才再三迁徙，一再将自己已经得到的名誉、

的对象在不同的空间、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心境下，又呈现出不同的心象，所以在我的笔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。

常常不知画什么，但总隐隐地觉得有一种情绪在内心里骚动，于是不管画什么，便在纸上挥洒。开始或许捕捉不到这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感受，始终觉得笔下的线条传达不够确切，直到传达出来了，画什么也就显现，这就是我所谓的无中生有，它完全是由心像来决定。进入这种创作状态的结果，常常出乎意料，由于受情绪的支配，自己完全不能控制，也无法事先安排，更不可能事后重复。

昨夜秋风骤起，凉气袭人，方觉夏已尽矣，未免几分惆怅。上午，风益狂，令人瑟缩，姑且铺纸磨墨，心中忽有残菊凛凛然焉。捉笔以枯墨斩钉截铁写枝叶，待画黄花，偶见碗中剩药，即兴蘸药写之，色焦黄而偏冷，